

## 黑水城出土《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及其相關問題探析\*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 教授  
崔紅芬

### 摘 要

佛教靈驗故事伴隨著佛教流傳而出現傳播，它以佛經為中心進行渲染，與佛經有差異也有聯繫。隨著《華嚴經》單篇及其整部經典傳入中土，有關華嚴的靈驗感應故事不斷流傳和繁盛，至唐代出現了多個或繁或簡的華嚴靈驗故事版本。華嚴感應故事也傳入西夏，西夏信眾摘錄簡化為《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本文以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為中心，分別與唐法藏《華嚴經傳記》、四明居士胡幽貞《華嚴感應傳》和遼木塔存《華嚴經感應傳記》等進行比較，確認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主要輯錄自胡幽貞《華嚴感應傳》，而遼木塔本《華嚴經感應傳記》則主要摘抄自法藏《華嚴經傳記》，黑水城本和遼木塔有很大差異，也有相同之處，它們的格式受到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疏鈔影響。

**關鍵詞：**黑水城文獻、《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應縣木塔、《華嚴感應傳》

---

\* 本論文為 2019 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專案階段性成果，批准號 19ZDA240；2018 年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項目階段性成果，批准號 2018VJX009。

《華嚴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之一，主要有晉佛陀跋陀羅譯六十卷《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華嚴經》和唐般若譯四十卷《華嚴經》。《華嚴經》在翻譯流傳的過程中，也出現了《華嚴持驗紀》、《華嚴感應緣起傳》、《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等，這些通俗的靈驗感應故事又推動了華嚴經的流傳。其中八十卷、四十卷《華嚴經》和四十卷《華嚴經》最後一品「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傳入西夏，被翻譯成西夏文，在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文獻中漢文、西夏文本皆有保存，且在漢文本四十卷《華嚴經》最後一品「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後附有《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或者說《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刊在一起。索羅寧認為「《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是基於賢首法藏（643-712）撰寫《華嚴經傳記》和惠英撰寫《華嚴經感應傳》，與《華嚴經》信仰有關的神奇故事集，雖然由漢傳佛教材料記載而成，其編纂成書應該在西夏，並且與西夏佛教舉辦法會相應」。<sup>1</sup>張旭對黑水城本《華嚴感通靈應傳記》進行考察，認為此文是西夏文臣撰寫，此傳記來源於慧英和胡幽貞的兩卷本系。<sup>2</sup>本論文欲對黑水城出土《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文本及其涉及內容進行考證。

## 一、《華嚴感通靈應傳記》遺存及類型

佛教靈驗故事伴隨著佛教經典傳入翻譯而出現傳播，存世文獻不少，多為輾轉傳抄和後人輯錄本，一般以「記」、「傳」、「錄」等命名，以觀音靈驗、入冥還魂和《金剛經》、《法華經》、《金光明經》、《華嚴經》等傳記或靈驗記。靈驗故事利用世人趨利避害的心理，與佛經內容相結合，以通俗易懂的神佛靈驗神異故事，誘導人們信仰佛教，持誦經典，將佛教思想與現實生活有機結合在一起。有關宣揚《華嚴經》靈驗故事在唐出現多部著述，傳至西夏經過再次改造流傳。

### （一）《華嚴感通靈應傳記》遺存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保存多個編號，以黑水城文獻為最豐富，有漢文也有西夏文，裝幀版式多樣，存在情況複雜。俄藏黑水城西夏文存 11 個編號《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為刻本蝴蝶裝，每頁 7 行，行 15、16 字；或刻本經折裝，每折頁 6 行，行 14 字。英藏黑水城西夏文有 46 個編號《華嚴經普賢行願品》<sup>3</sup>，為刻本經折裝或寫本經折裝等。中國藏黑水城漢文存 M1-1407[F9:W20-1] 至 M1-1407[F9:W20-6]《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刻本經折裝。俄藏黑水城漢文《華嚴經普

<sup>1</sup> 索羅寧：《西夏佛教之「系統性」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第 4 期，頁 30。

<sup>2</sup> 張旭：《〈華嚴感通靈應傳記〉考略》，《寧夏社會科學》2018 年第 1 期，頁 231-236。

<sup>3</sup> 其中英藏黑水城 Or.12380-3831.1 (K.K.) 為漢文《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賢行願品》25 個編號，其中 23 個編號為西夏刻本經折裝<sup>4</sup>，刊佈者將其分為甲、乙、丙、丁、戊本，即 TK65、67、68、160、320、98（甲種本），TK61、62、63、66、100、162、99（乙種本），TK64、71、146（丙種本），TK161（丁種本），TK69（戊種本）<sup>5</sup>，以及諸多未分類的 TK63A、72、73、147 和 ИHB.951 A 等；2 個編號即 **TK142.1**、**TK243** 為金刻本經折裝《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梳理比較俄藏、英藏、中國藏、日本藏等漢文、西夏文等《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可初步確定俄藏和英藏西夏文本、中國藏漢文本《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後皆未有《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僅在《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後附《華嚴感通靈應傳記》。而與《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印刷在一起內容分為三類情況，第一類附《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涉及編號 TK61、62、63、64、65、66、69、71、72、160、161、162 等；第二類附《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涉及編號 TK98、100<sup>6</sup>、146<sup>7</sup>、258 等；第三類金刻本後附《四分律七佛略說戒偈》、《大乘起信論立義分》，涉及編號 TK142。《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後附《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四分律七佛略說戒偈》、《大乘起信論立義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見另文考證。

## （二）《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所存類型

據《俄藏黑水城文獻》「附錄·敘錄」介紹，TK61、62、63、64、65、66、69、71、72、160、161、162 等《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後附有《華嚴感通靈應傳記》，但《俄藏黑水城文獻》刊佈的圖版並不全，僅 TK61、64、65、69、71V、72、161 有圖版內容。考察圖版內容，《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又分為三種版式。

**1、TK61** 西夏刻本經折裝，未染楮紙，高 28、每折寬 11、版框高 23.4、天頭 2.7，地腳 1.7 釐米，每折面 6 行，行 18 字，上下雙邊，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下小字「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另行大字品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尾題同首題，另行小字「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校勘詳定譯」，下接《華

<sup>4</sup> 《俄藏黑水城文獻》將 **TK258** 定名為《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刊佈者錯誤，侯沖定為《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無誤。TK258 僅存一個單頁，正好是 TK98、100 的一折頁內容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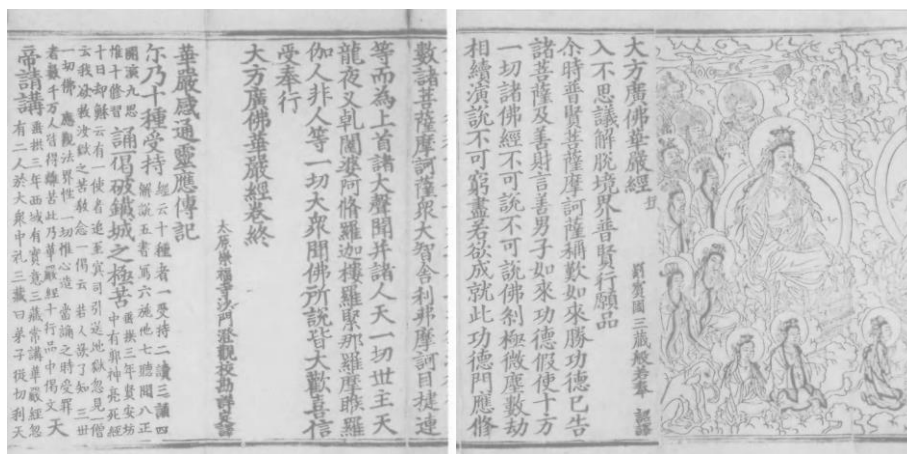
<sup>5</sup> 刊佈者將黑水城所出漢文《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分為甲、乙、丙、丁、戊五類比較混亂，即 TK65、67、68、160、320、98（甲種本），TK61、62、63、66、100、162、99（乙種本），TK64、71、146（丙種本），TK161（丁種本），TK69（戊種本），此外 TK63A、72、73、147 和 ИHB.951 A《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未分類；還有 **TK142.1**、**TK243** 為金刻本經折裝《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根據《俄藏黑水城文獻》「附錄·敘錄」描述，主要以存在「能、界、旨」異刻字進行劃分，實際上忽略了佛經首題、尾題、版式、欄線等內容，我們將 30 多種西夏刻本經折裝《華嚴經普賢行願品》重新劃分為七類，將金刻本經折裝 2 個編號分為兩類。

<sup>6</sup> 張旭認為 TK98、99、100 後附《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筆者不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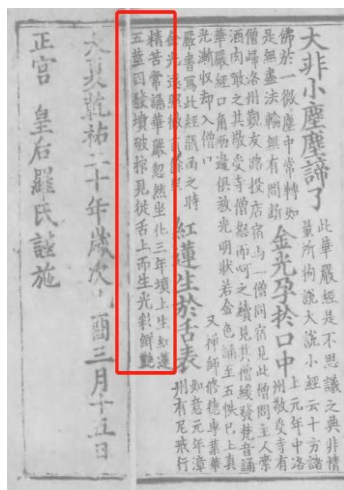
<sup>7</sup> TK146 殘存題記與 TK98 相同，故此判斷為通過一類。TK99 也與此類相同，但殘缺過於嚴重，後是否附有陀羅尼尚能判斷。

嚴感通靈應傳記》(共 5 折面)，內容有小字雙行注釋，後有印施題記「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歲次巳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皇后羅氏謹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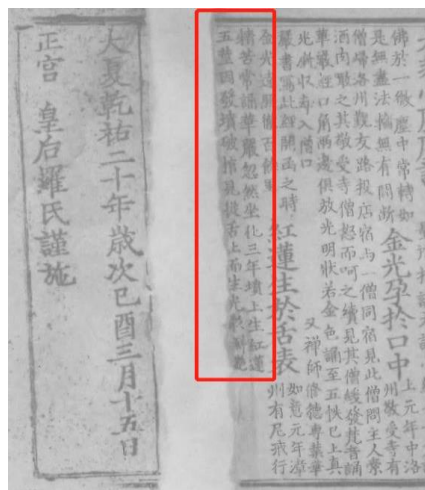
**TK69** 西夏刻本經折裝，潢麻紙，高 29.2、每折寬 11、版框高 22.3、天頭 4，地腳 3.2 釐米，每折面 6 行，行 18 字，上下雙邊，首尾皆缺，有佚文，《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存最末頁)，內容有小字雙行注釋，後有印施題記「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歲次巳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皇后羅氏謹施」。



TK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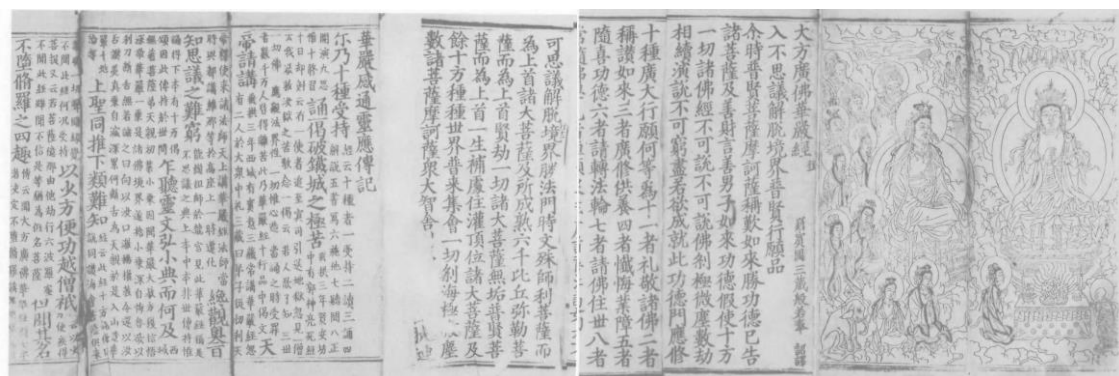


TK61



TK69

**2、TK64** 西夏刻本經折裝，未染麻紙或未染楮紙，高 27.5、每折寬 11、版框高 23.3、天頭 3.2，地腳 1.1 釐米，每折面 6 行，行 18 字，上下雙邊，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下小字「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另行大字品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尾題缺，後接《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共 5 折面)，內容有小字雙行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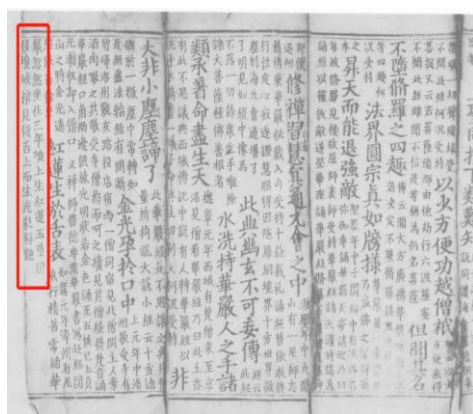


TK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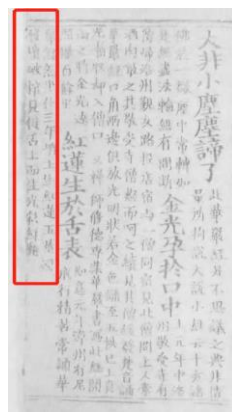
TK71 西夏刻本經折裝，未染麻紙或未染楮紙，高 28.7、每折寬 11、版框高 23.3、天頭 3.7，地腳 1.8 釐米，每折面 6 行，行 18 字，上下雙邊，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下小字「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另行大字品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尾題缺，TK71V《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僅存 1 折面），內容有小字雙行注釋。TK64 與 VTK71V《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版式相同。

TK61 與 TK64《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版式相同，比較 TK61 與 TK64《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僅最後一折頁最後一行個別字排序有所差異，如 TK61、69「……精苦常誦華嚴，忽然坐化，三年墳上生紅蓮 / 五莖，因發墳破棺，見從舌上而生，光彩鮮豔」。

TK64、71V「……嚴，忽然坐化，三年墳上生紅蓮五莖，因 / 發墳破棺，見從舌上而生，光彩鮮豔」。



TK64



TK71V

TK65 西夏刻本經折裝，高 29.3、每折寬 11、版框高 23.2、天頭 4，地腳 2 釐米，每折面 6 行，行 18 字，上下雙邊，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下小字「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另行大字品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尾題同

首題，另行小字「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校勘詳定譯」，下接《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缺最後一頁）、殘缺題記。

**TK161** 西夏刻本經折裝，未染麻紙，高 29.5、每折寬 11、版框高 22.7、天頭 4.1，地腳 2.7 釐米，每折面 6 行，行 18 字，上下雙邊，首尾皆缺，有佚文，尾題《大方廣佛華嚴經》終，另行小字「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校勘詳定譯」，下接《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存前 2 折面）。

TK65、161《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沒有結尾處的內容，它們屬於 TK61 類還是 TK64 類尚不能確定。

**3、TK72** 西夏刻本經折裝，白麻紙，高 29、每折寬 10、版框高 22.5、天頭 3.7，地腳 2.5 釐米，每折面 5 行，行 15-16 字，上下單邊，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下小字「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經末雙行小字「京市周家□□□僧，雕字人王善慧」，尾題同首題，下接《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共 5 折面餘），其版式是《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尾題與《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在同一折面上，最後兩行內容「……常誦華嚴，忽然坐化，三年墳上生紅蓮五 / 莖，因發墳破棺，見從舌上而生，光彩鮮豔」。末為題記「大夏（天盛辛）巳十三年（1161）……」。



TK72

可知，俄藏黑水城漢文《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後附《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有三種版本，都是在仁孝時期刊印流傳的。一種為 TK61 與 TK69《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版式相同，存有印施題記「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歲次巳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皇后羅氏謹施」；二種為 TK64 與 TK71V《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版式相同，且有印施題記「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歲次巳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皇后羅氏謹施」。一種、二種施經者和刊印時間相同，只是《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版本不同；TK72 為第三類，且有尾題「大夏（天盛辛）巳十三年（1161）」。

主要表現在《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的首題寫法、尾題寫法、尾題與《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是否在同一折上，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最後一折版式的差異。

## 二、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的來源

自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土，佛經被翻譯傳播，及至南北朝時佛教出現興盛時期，但高深的義理思想對普通民眾難以領悟和理解，僧侶士人們不斷翻譯佛經和撰寫經疏，闡釋精微玄妙的佛學思想，同時簡明易懂的講經文和佛教靈驗故事也大量出現，對佛經傳播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隨著《華嚴經》單品和整部經典翻譯流傳，靈驗故事流傳繁蔚，或載於史書，或民間流傳，義學僧眾躬覽者較少，至到法藏才考百祥而抄寫近說，輯錄完成《華嚴經傳》或《纂靈記》（五卷）。《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載：

經出虬宮已來，西東靈驗繁蔚。而或班班僧史，或聒聒俚談。義學之徒，心均暢日，耳功是競，躬覽者稀，由是簡二傳而聚異聞，考百祥而騰近說，緝《華嚴傳》五卷或名《纂靈記》（此記未畢而逝，門人慧苑、慧英等續之別加論贊，文極省約，所益無幾），使千古如面知祖習之無妄焉。<sup>8</sup>

法藏將僧史記載或坊間相傳的異聞，經過詳考、整理為《華嚴傳記》五卷，後為由門人慧苑、慧英省略簡化為《華嚴感應傳》。《華嚴懸談會玄記》也載：

《華嚴傳記》五卷，本賢首集，文有十章：一部類、二隱顯、三傳譯、四支流、五論釋、六講解、七誦、八轉讀、九書寫、十雜述。此賢首集，後經修飾，至清涼時有二家，並賢首弟子。一靜法寺慧苑法師修五卷名《纂靈記》，二經行寺慧英法師修兩卷名《華嚴感應傳》。又近四明居士胡幽貞纂成一卷。<sup>9</sup>

法藏集《華嚴經傳記》（五卷）未完畢，經門人慧苑修補或稱《纂靈記》（五卷），由另一弟子慧英簡化原有內容且補充新內容而為二卷，流行至唐德宗建中四年（783）胡幽貞重新整理為一卷，刊纂《華嚴感應傳》。

慧英兩卷本無存，而法藏《華嚴經傳記》和胡幽貞《華嚴感應傳》保留下來，《纂靈記》的一些內容被文獻引用而保存下來少許內容。黑水城《華嚴感通

<sup>8</sup>（唐）崔致遠：《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大正藏》冊 50，號 2054，頁 280 下欄、頁 282 中欄。

<sup>9</sup>（元）普瑞集：《華嚴懸談會玄記》卷 37，《卍新續藏》第 8 冊，第 236 號，頁 379 中欄。

靈應傳記》與法藏本、胡幽貞本的關係淵源如何？我們選取內容最完整《華嚴感應通靈應傳記》（TK61）與其他內容進行比較（根據文獻的時間標注①②③④⑤⑥）：

	TK61 華嚴感應通靈應傳記④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③	法藏和尚傳②	法藏·華嚴經傳記①	佛祖統紀⑤	普瑞 <sup>10</sup> ·華嚴懸談會玄記⑥
1	誦一偈，破鐵城之極苦（垂拱三年[687]賢安坊中有郭神亮死，經十日卻蘇，云：「有一使者追至冥司，引送地獄。」忽見一僧，云：「我欲救汝獄之苦，教念一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當誦之時，受罪者數千萬人，皆得離苦。此乃《華嚴經》「十行品」中偈文。）	垂拱三年四月中……今夏賢安坊中郭神亮檀越，身死，經七日卻蘇，入寺禮拜，見薄塵自云：傾忽暴已，近蒙更生。當時有使者三人，來追至平等王所，問罪福已，當合受罪。令付使者引送地獄。垂將欲入。忽見一僧，云：我欲救汝地獄之苦，教汝誦一行偈。神亮驚懼，請僧救護，卑賜偈文。僧誦偈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神亮乃志心誦此偈數遍。神亮及合同受罪者數千萬人，因此皆得離苦，不入地獄，斯皆檀越所說。當知此偈能破地獄，誠叵思議。藏答塵曰：此偈乃華嚴	大帝永隆年（680-681）中，雍州長安縣人郭神亮者，修淨行暴終，諸天引詣知足天宮，禮敬慈氏。有一菩薩讓之，云何不受持《華嚴》？亮以無人講為辭，曰：「有人見講，胡得言無。」及蘇委說：眾驗藏之，弘轉妙輪，人天咸慶矣。故《演義鈔》顯證云：講得五雲凝空，六種震地。	文明元年（684）京師人，姓王，失其名，既無戒行，曾不修善。因患致死，被二人引至地獄門前。見有一僧，云是地藏菩薩。乃教王誦一行偈，其文曰：「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菩薩既授經文，謂之曰：「誦得此偈，能排地獄。」王氏盡誦，遂入見閻羅王。王問此人有何功德？答云：「唯受持一四句偈，具如上說。」王遂放免。當誦此偈時，聲所及處，受苦人皆得解脫。王氏三日始蘇，憶持此偈，向諸沙門說之，參驗偈文，方知是《華嚴經》第十二卷「夜摩天	《華嚴感應傳》 <sup>11</sup> ：郭神亮為使者，追至平等王所。因誦「若人欲了知」四句偈得放回。	垂拱二年（686）四月中……今夏賢安坊郭神亮，身死七日後蘇，入寺禮拜，薄塵自云：入冥，有僧令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云云）。時賢首答塵曰：此偈乃《華嚴》第四會中偈文，塵初不記是《華嚴》，猶未全信。賢首乃索「十行品」檢看，果是「十行偈」中最後偈也。

<sup>10</sup> 《華嚴懺儀》所載「宋 蒼山載光寺沙門普瑞補注」的普瑞年代也不正確，有關普瑞的大概事蹟已有多位學者進行考證。普瑞，號雪庭，為元代僧人，非宋僧，他既是禪僧，又精通華嚴思想。侯冲認為，普瑞是元僧大休的弟子，非大理崇聖寺僧人皎淵弟子昆明人，從昆明到大理弘法，大德年間普瑞仍在昆明。

<sup>11</sup> 《佛祖統紀》對《華嚴感應傳》故事有轉載記錄，涉及有郭神亮入冥，孫思邈入見，實叉難陀譯《華嚴經》、譯場初啟甘露天降、內沼生蓮一莖百葉，四明無生居士胡幽貞修《華嚴感應傳》一卷，備載歷代弘經之跡。



	TK61 華嚴感通靈應傳記④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③	法藏和尚傳②	法藏·華嚴經傳記①	佛祖統紀⑤	普瑞 <sup>10</sup> ·華嚴懸談會玄記⑥
		<p>第四會中偈文。塵初不記是華嚴，猶未全信藏公。乃索「十行品」檢看，果是「十行偈」中最後偈也。</p>		<p>宮無量諸菩薩雲集說法品」。王氏自向空觀寺僧定法師說云，然也。 近永隆年（680-681）中，雍州長安縣人，廓神亮梵行清淨，因忽患暴終。諸天引至兜率天宮，禮敬彌勒，有一菩薩語亮云：何不受持《華嚴》。對曰：「為無人講。」菩薩曰：「有人見講，何以言無。」亮後再蘇，具向薄塵法師論敘其事，以此而詳。</p>		
2	<p>天帝請講（垂拱三年[687]，西域有寶意三藏，常講《華嚴經》。忽有二人於大眾中禮三藏，天帝釋使來，請法師天上講《華嚴經》。」法師當時與都講、維那等，於高座上，一時遷化。）</p>	<p>垂拱三年……西域有勒那三藏法師，唐雲寶意，數千。忽有二人，形貌端嚴，身光赫奕。於大眾前禮三藏曰：「弟子從忉利天帝釋使來，請法師天上講《華嚴經》，願垂即行。」三藏曰：「貧道講猶未畢，未可相隨，畢即依請。」使者曰：「幾時當畢。」三藏曰：「猶有兩帙。」使者又云：「願畢在畢，當更親迎。」三藏許已。忽即不見。及講欲終才收經</p>	——	<p>勒那摩提，魏雲寶意，中天竺人也。博瞻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意在遊化。以正始五年（508），始屆洛邑，譯《十地》等論二十四卷。初意神理標異，慧悟絕倫，領牒魏詞，遍盡隅奧。帝每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精義每發。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太宮云：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p>	——	——

	TK61 華嚴感通靈應傳記④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③	法藏和尚傳②	法藏·華嚴經傳記①	佛祖統紀⑤	普瑞 <sup>10</sup> ·華嚴懸談會玄記⑥
		了。使者又來。當時都講梵音維那等法師於高座上，一時遷化，隨使赴於釋宮，講贊大乘深旨。當知《華嚴》秘藏，天上、人間，無不宗重。		輟，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燒香，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今定。使者則如所言，講席諸僧咸悉同見。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者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眾，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		
3	才觀奧旨，知思議之難窮（龍樹祖師於龍宮見此《華嚴經》，稱是不思議之典。上本、中本，非世傳持。惟誦得下本，有十萬偈頌，因此傳持於世間）	龍樹祖師於龍宮見文字結集所傳之經，有上、中、下三本。上本有十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其上中之本。亦非閻浮人亦力可能受持。所以西域，唯有下本十萬偈經。今在彼國山中，此土所譯八十卷經，梵偈唯四萬五千，於十萬中，乃略出耳。	大經結集之後，龍王收入其宮。樹誦傳下本，亦是大龍菩薩所導化焉。況初譯經時，龍變青衣童子躬自給侍，道英說海神來聽，致兩救早，亦是二韻。故輒號曰《龍經》，亦猶儒教《春秋》感麟，而作目為《麟經》，四聖標題義亦無爽。	龍樹菩薩往龍宮，見此《華嚴經》有三本，上本有十三大千世界微塵數偈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其上、中二本及普眼等，並非凡力所持，隱而不傳，下本見流天竺。蓋由機悟不同，所聞宜異，故也是以，文殊、普賢親承具教……佛初去後賢聖隨隱，異道競興，乏大乘器攝此經。在海龍王宮，六百餘年未傳於世。龍樹菩薩入龍宮，日見此淵府。誦之在心，將出傳授，因茲流布。	龍樹龍宮所傳下本十萬偈。今東土譯成八十卷者。唯四萬五千偈，其餘尚秘天竺，故今發願哀請下本經偈具足流傳此土。	

	TK61 華嚴感通靈應傳記④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③	法藏和尚傳②	法藏·華嚴經傳記①	佛祖統紀⑤	普瑞 <sup>10</sup> ·華嚴懸談會玄記⑥
4	乍聽靈文，弘小典而何及？（西域無著菩薩弟天親初業小乘，因聞《華嚴》大教，方獲信悟，深敬《華嚴》一乘是諸佛境界，遂舍小乘，深自悔咎，欲以利刀斷舌，無著誠之曰：「向以汝口，激揚權教，令還，以汝舌讚美真乘，自滅深累，何斷舌為？」天親於是入山，造《華嚴十地論》等）。	西域無著菩薩弟天親，少習內氏，長通五部，初業小乘，造小乘論五百部。無著潛其聰穎未發大心，深媚小法非議大教。遂方便示疾，使人呼而誘進之，為其廣說病之因業。天親遂以兄之受持《維摩》、《法華》、《涅槃》、《華嚴》等經，抗聲轉誦。無著凝聽，且喜且悲。天親覽經數辰，方獲信悟，深敬《華嚴》一乘，是諸佛境界。遂舍小師大，深自悔咎，欲以利刀，斷舌為謝前過。無著誠之曰：「向以汝口，激揚權教，毀斥真乘。今還以汝口，讚美真乘，自滅深累，何斷舌為。」天親於是入山，受持《花嚴》，後造《十地論》。	——	《十地論》十二卷 婆藪般豆菩薩，此云天親，於山中釋「十地品」，迭本經文，依次消解，菩薩初造論成。感經放光明山振地動，其國主臣民，俱來慶賀，歎為稀有瑞也。	——	——
5	上聖同推，下類難知（經云：此經十方諸佛同說同贊，海會菩薩俱來證明，一切聲聞、緣覺不聞此經，何況受持？）以少方便，功越僧祇（經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又云：「若菩	以少方便，疾得菩提。經云：此經不入一切眾生之手，唯除菩薩摩訶薩。一切聲聞、緣覺，不得此經。何況受持？若菩薩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不聞此經，雖聞不信，是等猶為假名菩薩。	——	天親龍樹，僅睹遺筌，小聖同坐而不聞，大士異趣而先覺，聖教之行藏，器局之優劣，斷可知矣。	——	——

	TK61 華嚴感通靈應傳記④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③	法藏和尚傳②	法藏·華嚴經傳記①	佛祖統紀⑤	普瑞 <sup>10</sup> ·華嚴懸談會玄記⑥
	薩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不聞此經，雖聞不信，是等猶為假名菩薩。）」					
6	但聞其名，不墮修羅之四趣（傳云：聞《大方廣佛華嚴經》題七字者，決定不墮修羅、餓鬼、地獄、畜生等四趣，何況受持？）	---	---	---	---	---
7	昇天而能退強敵（聖歷年中，於闐國中有沙彌，名彌伽，專誦《華嚴》。天帝請迎，乃曰：「每被修羅見擾，故屈師表，師受持《華嚴經》，諸天護持，請為誦經，以穰彼敵。」遂登華座，誦《華嚴經》，修羅軍眾睹此威神，即便退却。）	聖歷年中，於闐三藏實叉難陀，於佛授記寺，翻譯《華嚴》，向藏公曰：「本國有沙彌，名彌伽薄，持十戒。雖未受具，身意清淨，專誦《華嚴》。于一日中，有二使者，至作禮，狀貌偉麗，身有光明，彌伽怪異，問所從來。」使者對曰：「弟子自降忉利帝釋使來，請師誦《華嚴經》，願垂即行。」伽曰：「未審，天帝何緣，見命而誦經耶。」使者曰：「帝與修羅戰時，每被凌迫，帝以天眼，觀視閻浮。欲求念誦加護。縱有四漢，未辦斯事，唯見法師專精《華嚴》，心遊佛境，可為人天福	---	於闐國有一沙彌，名般若彌伽薄，有戒行，每誦《華嚴》，以為恒業，既歷年歲，屢感靈祥。時忽有二人來至其所，禮拜問訊，合掌側住。沙彌怪其形異，問所從來，遂以手指天，答云：「弟子只在彼處。」因引沙彌至靜處，竊謂曰：「諸天令遣弟子奉請法師。」沙彌驚懼，回惶無已，天曰：願起慈心，勿生恐怖。請師閉目，沙彌僂俛，因從之，遂被此天持至天上。乃見樓殿宏麗，煥爛非常。天主跪而請曰：「諸天今與修羅鬥戰，屢被摧衄。今屈法師誦《華嚴經》，引	---	---

	TK61 華嚴感通靈應傳記④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③	法藏和尚傳②	法藏·華嚴經傳記①	佛祖統紀⑤	普瑞 <sup>10</sup> ·華嚴懸談會玄記⑥
		<p>田，所以見迎耳。」師曰：「貧道必能有所饒益，豈敢辭耶，於是受請。」閉目俄頃便至天宮。帝喜曰：「每被修羅見擾，故屈師來。師受持《華嚴》，諸天護持，善神影衛，請為誦經，以禳彼敵。」帝即脫天冠，擬於虛空。忽然化出殿堂，七寶所成，四門八牖，摩尼眾寶之所莊飾，懸繒幡蓋，間列花香，以為供養。請入殿坐蓮花座，誦《華嚴經》。經聲寥高，遍徹天宮。帝釋即領三十三天四兵侍衛萬眾圍繞，坐於寶台，乘空而行，向其門所，修羅軍眾，睹此威靈，即便退却。</p>		<p>天兵眾，希仰法力，令我天眾克彼修羅。」沙彌如其所請，乃乘天寶輅，執天幢幡，心念《華嚴》微妙經典，尋諸天眾對彼勍敵。修羅見之自然潰散。既退之後，諸天欣悅，咸云：「任法師所願，我當與之。」沙彌云：「我不求餘，願唯無上菩提。」諸天謝曰：「如師大願，誠非我力。未審，法師更求何事。」答云：「餘非所願也。」凡經少時，遂則送歸本鄉。所有衣服，皆染天香，鬱烈氤氳，終身不滅。其後數載，右脅而臥，無疾而終。自云：得生淨佛國土。永昌元年（689）二月四日，于闐國三藏法師因陀羅波若若，在神都魏國東寺親向沙門賢首說之云。</p>		
8	<p>修禪習慧，冥通九會之中（顯慶年中[656-660]，九隴山有一尼師，志精佛乘華嚴秘藏，入山受持，十餘載，禮誦無替，依教修</p>	<p>顯慶年中，九隴山有一尼師，志精佛乘華嚴秘藏，入山受持。二十餘載，禮誦無替，依教修行，性定心寂，遂證惠眼，得因</p>	---	<p>釋法安，姓彭，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居大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為業，粗食弊衣，卒於終老……又入九隴山，可百餘里，</p>	---	---

	TK61 華嚴感通靈應傳記④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③	法藏和尚傳②	法藏·華嚴經傳記①	佛祖統紀⑤	普瑞 <sup>10</sup> ·華嚴懸談會玄記⑥
	行，性定心寂。遂證慧眼，得因陀羅網境界，十方世界微塵剎海，九會道場了了明見如鏡中像焉。)	陀羅網境界。十方世界微塵剎海九會道場，了了明見，如鏡中像焉。		於石室內，鑄寫《華嚴》。因即號為《華嚴堂》也。至大業十一年（615），無病而終，春秋九十八矣。帝令送柩於大白，今墳域存焉。士俗懷之，立像祈福，其鑄經之處，峰崖幽險。		
9	水洗持《華嚴》人之手，諸類承著，命盡生天。（總章元年[668-670]，西域有梵僧來至京洛，見僧看《華嚴經》，乃曰：「此土亦有此不思議典，《西域傳記》中說，有人轉《華嚴經》，以洗手水滴著一蟻子，命終生忉利天，何況受持？」）	總章元年，西域有三藏梵僧來至京洛。高宗師事，道俗歸敬。華嚴藏公猶為童子。頂禮三藏，請受菩薩戒。時眾白三藏言：「此童子誦得華嚴大經，兼解其義。」三藏驚歎曰：「《華嚴》一乘是諸佛秘藏，難可遭遇，況通其義。若有人誦得《華嚴》淨行一品，其人已得菩薩淨戒具足，不復更受菩薩戒。」《西域傳記》中說，有人轉《華嚴經》，以洗手水滴著一蟻子，其蟻命終，生忉利天，而況有人能得受持。當知此童子，於後必當廣大饒益，能施群生無生甘露。	---	---	---	---
10	非大非小，塵塵諦了（此《華嚴經》是不思議之			于海印三昧內，與普賢等海會聖眾。為大菩薩之		

	TK61 華嚴感通靈應傳記④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③	法藏和尚傳②	法藏·華嚴經傳記①	佛祖統紀⑤	普瑞 <sup>10</sup> ·華嚴懸談會玄記⑥
	典，非情量所拘，說大說小。經云：十方諸佛於一微塵中，常轉如是無盡法輪，無有間斷。)			所說也。凡一言一義，一品一會皆遍十方虛空法界及一一微塵毛端剎土，盡因陀羅網微細世界，窮前後際一切劫海，及一念具無邊劫，常說普說無有休息。		
11	金光孕于口中（上元年中[674-676]，洛州敬愛寺有僧歸洛州觀友，路投店宿，與一僧同宿，見此僧問主人索酒肉噉之。其敬愛寺僧怒而呵之，續見其僧，綏發梵音，誦《華嚴經》，口角兩邊俱放光明，狀若金色，誦至五帙已上，真光漸收，卻入僧口。又禪師修德，專業《華嚴》，書寫此經，開函之時，金光遠照，徹百餘里。)	上元年中，洛州敬愛寺有僧，生緣在鄭州，歸奉觀所親，行及鄭州界，暮宿店家。次有僧來，不知名號，亦投店宿。與前來僧，並房安置。其後來僧謂主人曰：「貧道遠來，疲頓餒乏。主人有酒酤三升，有肉買一斤，具有資直，請速致之，無至遲也。」主人遽依請辦。僧盡噉之，其敬愛律師，怒而訶之，身披法服，對俗士恣噉酒肉，不知慚愧。其僧默而不答。至於初夜，索水漱口，端身趺坐，緣發梵音，誦《大方廣佛華嚴經》，初標品題。次誦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其僧口角兩邊俱發光明，狀若金色。聞者垂淚，見者發心，律師亦生羨	——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為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又聽高麗實講《大乘經論》，躬為南座，結軫三周。貞觀元年（627），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四方義學沙門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人，尼眾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記，時為法慶之嘉會也。至十九年（645）會稽士俗，請住靜林寺，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有蛇懸半身，在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	——	——

	TK61 華嚴感通靈應傳記④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③	法藏和尚傳②	法藏·華嚴經傳記①	佛祖統紀⑤	普瑞 <sup>10</sup> ·華嚴懸談會玄記⑥
		慕，竊自念言，彼酒肉僧，乃能誦斯大經，比至三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四袂欲滿，口中光明，轉更增熾，遍於庭宇，透於孔隙，照明兩房。律師初不知是光而云，彼客何不息燈，損主人油。律師因起如廁方，窺見金色光明自僧之口兩角而出，誦至五帙已上，其光漸收，卻入僧口。夜五更誦終六帙，僧乃卻臥，須臾天明。律師涕泣，而來五體投地，求哀懺過，輕謗賢聖，願罪消滅。		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至八月十七日卒。爾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恰至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異香不滅，莫不怪歎，道俗莊嚴，送於隆安之山焉，造《華嚴疏》七卷。		
12	紅蓮生於舌表（如意元年[692]，漳州有尼戒行精苦，常誦《華嚴》，忽然坐化。（延載三年[694]，墳上生紅蓮五莖，因發墳破棺，見從舌上而生，光彩鮮豔。）	如意元年（692），降洲有二童女，皆性識靜正，眇年依師姑，誦《華嚴經》，得三十餘卷。師姑戒行，精苦常誦《華嚴》為業，欲教二女令得剃度。無幾師姑，忽然端坐而終，二女朝朝，詣墳所號泣。經於三年，墳上忽生紅蓮五莖，二女睹華感異，益以號慕。	---	---	---	---

通過上述表格的比較，我們可以確定，法藏《華嚴經傳記》、胡幽貞《華嚴感應傳》和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是一脈相承的，尤其胡幽貞本與黑水城



本的內容最為接近。從唐至西夏流傳的華嚴靈驗故事在流傳的過程中，經時人不斷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各時代信眾的需要。

首先，法藏《華嚴經傳記》主要記載南北朝至唐武則天時各地弘傳《華嚴》的諸多僧人、《華嚴》論疏等內容和持誦《華嚴經》的靈驗或救度故事等，史實與靈驗並存，內容形式與《高僧傳》、《續高僧傳》相似，不能將法藏《華嚴經傳記》視為純粹的靈驗記。

而胡幽貞刊刻《華嚴感應傳》的靈驗故事內容逐漸增加，史實內容大量減少，所記相同或類似事件的時間、地點和人物與《華嚴經傳記》發生了變化。《華嚴感應傳》對《華嚴經傳記》雖有大量內容的刪減，但也增加了一些靈驗故事，如水洗持《華嚴》人之手，諸類承著，命盡生天；舌生紅蓮等。

黑水城存《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所記故事出自胡幽貞《華嚴感應傳》。胡幽貞《華嚴經感應傳》刊刻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所記僧人弘法年代從南北朝至唐高宗、武則天時期，而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選取的「破鐵城苦、天帝請講、龍樹得經、小典何及、升天退敵、冥通九會、命盡生天、金光孕口、紅蓮生舌」等靈驗故事，及「唐顯慶年（656-660）、總章年（668-670）、上元年（673-676）、垂拱三年（687）、如意元年（692）和聖歷年（698-700）」等年號多集中在唐高宗、武則天、唐德宗時期，眾多南北朝時的靈驗事蹟基本被舍去，這也反映了唐代文獻對西夏的影響。

黑水城本語言表述更加簡練，故事情節也更加簡單。可確定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並非西夏人撰寫，而是西夏信眾從胡幽貞刊刻《華嚴經感應傳》摘抄和選取了部分符合西夏人的風格和特色內容，應屬於胡幽貞《華嚴感應傳》的簡略本。這也說明胡幽貞刊刻《華嚴感應傳》曾在西夏流傳。

法藏本《華嚴經傳記》、胡幽貞本《華嚴經感應傳》、黑水城本《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經歷了由史實、靈驗故事並存，到感應故事逐漸增多，乃至完全為靈驗故事的過程，內容也是一個由繁到簡的轉變。正如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三目錄》所言：「《華嚴經傳記》（占本五卷，今作三卷），一名《華嚴感應傳》，後代屢有改作，漸失原本規模。」<sup>12</sup>唐、西夏本的流傳對後世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它們與明代株宏《華嚴經感應略記》、清代弘璧《華嚴感應緣起傳》、清代周克復《華嚴經持驗記》等皆為同類著作，有一定的淵源關係。

<sup>12</sup> 《楊仁山居士遺書》之「等不等觀雜錄」（卷3），《大藏經補編》冊28，號157，頁629中欄。

### 三、西夏、遼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的異同

黑水城本《華嚴感通靈應傳記》首尾完整，而在應縣木塔保存一件抄本，定名為「雜抄」，寫本卷軸裝，麻紙，存八頁，首尾皆缺，抄於背面，字小且不清楚。<sup>13</sup>「雜抄」內容不同，有唐文軌《天請問經疏》、《慧遠外傳》、劉宋求那跋陀羅譯《菩薩善戒經》、唐迦才撰《淨土論》、《華嚴經感應傳記》等，其中《華嚴經感應傳記》在《山西應縣木塔遼代秘藏》有部分錄文，從「掬掌之水」至「遠近咸賴」，前面一則靈驗故事未錄文。我們將其錄文並與胡幽貞、黑水城本進行比較如下：

	木塔·華嚴經靈驗記	法藏·華嚴經傳記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	澄觀·隨疏演義鈔	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
1	<p>（前缺）記》說是京兆人，姓王失名，本無戒行，曾不修善，因患致死，被二人引至地獄。地獄門前見一僧，云是地藏菩薩，乃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王不得名，受持此偈，遂入見王。王問此人有何功德，答云：「唯受持一四句偈，具如上說。」王遂放免。當誦此偈時，聲所至處，受苦之人皆得解脫。三日後卻蘇，憶持此偈，向諸道俗僧說之，參驗偈文，方知是《花嚴經》「夜摩天宮偈」，無量菩薩雲集所說，即覺林菩薩偈……既一偈之功，能破地獄，何</p>	<p>文明元年（684）京師人，姓王，失其名。既無戒行，曾不修善，因患致死，被二人引至地獄門前，見有一僧，云是地藏菩薩，乃教王氏誦一行偈，其文曰：「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菩薩既授經文，謂之曰：「誦得此偈，能排地獄。」王氏盡誦，遂入見閻羅王。王問此人有何功德，答云：「唯受持一四句偈，具如上說。」王遂放免。當誦此偈時，聲所及處，受苦人皆得解脫。王氏三日始蘇，憶持此偈，向諸沙門說之，參驗偈文，方知是《華嚴經》第十二卷「夜摩天宮無量諸</p>	<p>垂拱三年（687）四月中，華嚴藏公於大慈恩寺講《華嚴經》。寺僧曇衍為講主散講，設無遮會。後藏公往崇福寺巡謁大德成薦二律師。時塵律師報藏公曰：今夏賢安坊中郭神亮檀越，身死經七日卻蘇，入寺禮拜，見薄塵自云：傾忽暴已，近蒙更生，當時有使者三人來追至平等王所，問罪福已，當合受罪，令付使者引送地獄，垂將欲入。忽見一僧云我欲救汝地獄之苦，教汝誦一行偈。神亮驚懼，請僧救護，卑賜偈文，僧誦偈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神亮乃志心誦此偈數遍。神亮</p>	<p>亦是感通之事初一偈之功能破地獄者。《纂靈記》云：文明元年，洛京人，姓王，名明幹。既無戒行，曾不修善，因患致死，見彼二人引至地獄。地獄門前見有一僧，云是地藏菩薩，乃教王氏誦一行偈，其文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菩薩既授經偈，謂之曰：「誦得此偈，能排地獄之苦。」王氏既誦，遂入見閻羅王。王問此人曰：「有何功德？」答唯受持一四句偈，具如上說。王遂放免。當誦偈時，</p>	<p>誦一偈，破鐵城之極苦（垂拱三年[687]賢安坊中有郭神亮死，經十日卻蘇，云：「有一使者追至冥司，引送地獄。」忽見一僧，云：「我欲救汝獄之苦，教念一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當誦之時，受罪者數千萬人，皆得離苦。此乃《華嚴經》『十行品』中偈文。）</p>

<sup>13</sup> 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主編：《山西應縣木塔遼代秘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頁62-63。

	木塔·華嚴經靈驗記	法藏·華嚴經傳記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	澄觀·隨疏演義鈔	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
	況一卷、一品、一部之玄微，願思此偈，勉共傳誦。	菩薩雲集說法品」。王氏自向空觀寺僧定法師說云：「然也。」	及合同受罪者數千萬人，因此皆得離苦，不入地獄。斯皆檀越所說，當知此偈能破地獄，誠叵思議。藏答塵曰：「此偈乃《華嚴》『第四會中偈文。』」塵初不記是華嚴，猶未全信藏公，乃索「十行品」檢看，果是「十行偈」中最後偈也。塵公歎曰：「才聞一偈，千萬人一時脫苦，況受持全部，講通深義耶。」	之人皆得解脫。王氏王日 <sup>14</sup> 方蘇，憶持此偈，向空觀寺僧定法師說之，參驗偈文，方知是舊《華嚴經》第十二卷。新經當第十九夜摩天宮無量諸菩薩雲集說法品偈。王氏自向空觀寺僧定法師說之也。 <sup>15</sup>	
2	盥掌之水，尚拯生靈者，即僧伽彌多羅，本師子國人，來到東土，化度眾生。高宗大帝，甚加尊重，此法師戒行孤高，後於清涼山禮教文殊師利，行道求聖境。因出至太原寺，時屬諸僧轉讀《花嚴經》，乃問曰：此是何經？答云：是《花嚴經》。多羅法師肅然改容曰：此是邊國，此處亦有經耶？法師合掌，歡喜讚歎久之，言曰：「此大方廣功德難思。西	師子國長季沙門釋迦彌多羅者，第三果人也，此土云能友，麟德（664-665）之初，來儀震旦。高宗天皇，甚所尊重，請在蓬萊宮，與長年真人懷化大將軍，同處禁中，歲餘供養。多羅請尋聖跡，遍歷名山，乃求往代州清涼山，禮敬文殊師利。嘗至京師西太原寺，時屬諸僧將轉讀《華嚴》妙典，乃命譯語問云：「此是何經。」答是華嚴。多羅肅然改容曰：	總章元年（668），西域有三藏梵僧，來至京洛。高宗師事，道俗歸敬。華嚴藏公，猶為童子，頂禮三藏，請受菩薩戒。時眾白三藏言：此童子誦得《華嚴》大經，兼解其義。三藏驚歎曰：「《華嚴》一乘是諸佛秘藏，難可遭遇，況通其義。」若有人誦得《華嚴》「淨行一品」，其人已得菩薩淨戒具足，不復更受菩薩戒。《西域傳記》中說，有人轉	盥掌之水，尚拯生靈者，即長耳婆羅門僧伽彌多羅者，師子國第三果人也。麟德年初來儀震旦。高宗大帝甚加尊重。處於禁中歲餘供養。多羅請尋聖跡。遂往清涼山禮敬文殊師利。因出至西太原寺。時屬諸僧轉華嚴經。乃問曰此是何經。答是華嚴。多羅肅然改容曰。不知此處亦有是經耶。合掌歡喜讚歎久之。言曰。此大方廣功德難思。西國相傳。有人讀此	水洗持《華嚴》人之手，諸類承著，命盡生天。（總章元年[668-670]，西域有梵僧來至京洛，見僧看《華嚴經》，乃曰：「此土亦有此不思議典，《西域傳記》中說，有人轉《華嚴經》，以洗手水滴著一蟻子，命終生忉利天，何況受持？」）

<sup>14</sup> 應為「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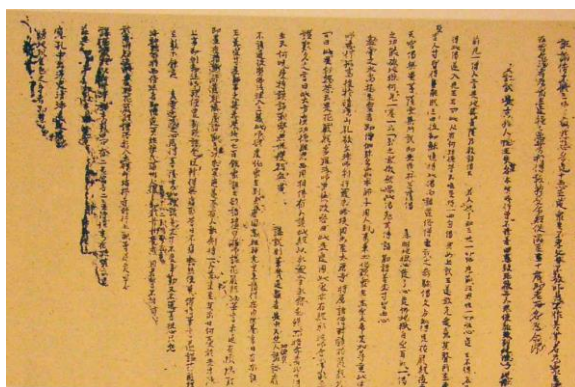
<sup>15</sup> 出自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5、42，內容略有不同。《宗鏡錄》卷 9 也引《纂靈記》云：有京兆人，性王，失其名。本無戒行，曾不修善，因患致死，被二人引至地獄。地獄門前見一僧，云是地藏菩薩，乃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菩薩授經已，謂之曰誦得此偈能破地獄苦。其人誦已，遂入見王。王問：「此人有何功德。」答云：「唯受持一四句偈，具如上說。」王遂放免。當誦此偈時，聲所至處，受苦之人皆得解脫。後三日方蘇，憶持此偈，向諸道俗說之，參驗偈文，方知是《華嚴經》夜摩天宮，無量菩薩雲集所說，即覺林菩薩偈。意明地獄心造，了心造佛地獄自空耳。

	木塔·華嚴經靈驗記	法藏·華嚴經傳記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	澄觀·隨疏演義鈔	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
	國相傳有人讀此經，以水盥掌，水沾蟲蟻而捨命者，皆得生天。何況受持讀誦，觀察思惟，獲福無量。」	「不知此處亦有是經耶。」合掌歡喜，讚歎久之，而言曰：「此大方廣功德難思。西國相傳有人以水盥掌，將讀此經，水之所沾灑及蟲蟻，因此捨命後得生天，何況受持讀誦。蓋不思之福也。」	水，滴著一蟻子，其蟻命終，生忉利天，而況有人能得受持。當知此童子於後必當廣大饒益，能施群生無生甘露。	經以水盥掌。所沾蟲蟻而捨命者。皆得生天。何況受持讀誦觀察思惟者歟。故云爾也。	
3	又講說則華梵通韻者，是中天竺人功德賢，諸經靡不該通，後崇佛法，深入三藏。此師欲度化眾生，到來唐國。高祖神堯皇帝請得在內，供養多日。有南譙王義宣等，並師事之。集義學沙門七百餘眾，譙王欲請功德賢法師講《花嚴經》，以華言未通，有懷愧歎，即晝夜精勤，行道禮懺，虔請觀音，以求冥應。遂夢有人執劍，持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憂？於是具陳上事，即勿劫法師頭，便置新頭，語令回轉，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備悟華言，遂講《華嚴經》至數十餘遍，表要至成之心，感得菩薩來加被諸善友等，不受辛勤。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初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筭、醫方咒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悟，深崇佛法焉，則投簪落飾，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須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師。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華嚴》，師喜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酬抗，進受菩薩戒法。既而有緣東方，乃隨舶泛海，中途遇難，遂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435）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敕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郊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	至元熙二年（420）六月十日譯畢。後至太宗永初二年（421）十二月二十日。與梵本再校勘已。宋主請求那跋陀羅三藏講此經，三藏恨以方音未通，不盡經旨，乃入道場請念觀音，未盈七日，遂夢易漢首於梵頭。因即洞解秦言，時號換頭三藏是也。	講說則華梵通韻者，即宋朝求那跋陀羅，唐言功德賢，中天竺人。初學五明諸論，靡不該通，後崇佛法，深入三藏，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華嚴》，師喜之，令其講說。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奏聞，太祖遣使迎接。南譙王義宣等並師事之，集義學沙門七百餘眾。譙王欲請講《華嚴經》，以華言未通有懷愧歎。即朝夕禮懺，虔請觀音以求冥應，遂夢有人執劍持一人首來至其前曰：「汝何憂乎？」於是具陳上事，即勿卻陀首，便置新頭語，令回轉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備悟華言，遂講華嚴至數十遍，餘如傳說。	——

	木塔·華嚴經靈驗記	法藏·華嚴經傳記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	澄觀·隨疏演義鈔	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
		<p>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重，琅耶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須之眾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東安寺、丹陽郡等諸處，集義學沙門七百餘人，前後所出凡百餘卷。譙王欲請講《華嚴經》。而跋陀自付，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則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回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則備領宋言。於是遠近道俗，服其精感，請令就講，遂講《華嚴》數十餘遍。元嘉（424-453）末，譙王屢有怖怪夢，跋陀答曰：「京師將有搢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到太始四年（468）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雲，見天華聖像，隅中遂卒，</p>			

	木塔·華嚴經靈驗記	法藏·華嚴經傳記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	澄觀·隨疏演義鈔	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
		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贈甚厚，公卿會葬，勞哀備焉。			
4	又不運菩提心，只憑海神聽，而時兩傍流者，即僧道英，姓陳氏，蒲州人，至年十八，二親為娶，五載同居，誓不相觸……於並州炬法師處聽《花嚴經》，便落彩發入太行山柏梯寺修行止觀。曾遇亢旱……講《華嚴經》以祈甘澤，將來數日間，有二老翁，各二童侍，恒來在聽，窗孔中出，須臾滂沛，遠近咸賴（後不清）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二親重之，便為取婦，五年同床，誓不相觸。後遂巡至並州炬法師下聽《華嚴》等經。開皇十年（590），方預緇服，遂入太行山柏梯寺，修行止觀，忽然大解。後在京住勝光寺，從曇遷禪師聽《攝論》。遷特賞異之，聽講之暇，常供僧役，因事呈理，既以調心，常云：餘冥目坐禪，如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復常識，故於事務，遊觀役心，使空有無滯耳。然其常坐，開目如錢，動逾信宿。初無頓眩，後入禪定，稍呈異跡，嘗與人爭地，忽現僵屍，氣絕色變，俄欲臃脹，彼歸心啟悔，乃言笑如常，又入池六宿，臥雪三夕。唯云火灰土塗，誠難測也。一日講《起信論》，至真如門，奄然不語，怪往觀之，氣絕身冷，眾知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又曾亢旱，遂講《華嚴》，以祈甘澤。有二老翁，稍異常	---	海神聽而時雨滂沱者，即僧道英，姓陳氏蒲州人，年二十二，親為之婚娶。五載同居，誓不相觸。後於並州炬法師筵下聽《華嚴經》，便落髮入太行山柏梯寺修行止觀。曾屬亢旱，講《華嚴經》以祈甘澤。有二老翁各二童侍，常來在座，英每異之，後因問由緒，答云：「弟子並是海神，愛此經，故共來聽受。」英曰：「今為檀越講經，請下微雨。」神乃敕二童，童便從窗孔中出，須臾霽，遠近咸賴焉。二翁拜謝，倏然而滅。故云海神聽而時雨滂沱。其行跡絕多，亦廣如傳說。	---

	木塔·華嚴經靈驗記	法藏·華嚴經傳記	胡幽貞·華嚴感應傳	澄觀·隨疏演義鈔	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
		<p>人，各二童侍，恒來在聽，英每異之。後因訊問由緒，答曰：「弟子是海神，愛此經故來聽。」英曰：「今既為檀越講經，請下微雨。」神敕二童，二童便從窓出。須臾滂沛，遠近咸賴焉。二翁拜謝，倏忽而退。及將終索水，剃洗還坐，被以大衣，告門人曰：「無常至也，但不可自欺，即令講此經賢首偈。」至於屬纊，令侍人稱佛，奄然神逝。貞觀十年（636）九月也，春秋八十。初將終感群鳥數萬，悲鳴房宇，青衣二童，執華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焰數丈。及明露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日方歇。蒲晉山川修行之侶聞哀屯赴，如喪重親。又感僧牛吼鳴，流淚不息，斷絕水草經七日，將欲藏殮，則下一鑿，地忽大震，周十五里，皆大驚怖。又感白虹兩道遠屬龕旋，白鳥二頭翔鳴，隨送至於龕所。詳英道開物悟，慧解入神。故得靈相氤氳，存亡總萃，不負身世，誠斯人乎。</p>			



應縣木塔八十號《華嚴經感應傳》

應縣木塔存一頁「雜抄」實際上為《華嚴經感應傳》，此頁講述了四則弘揚華嚴而得靈驗的故事，即王氏誦偈復蘇，師子國僧伽彌多羅掬水救度眾生，中天竺人功德賢換頭講《華嚴經》和蒲州僧道英講《華嚴》祈雨等故事。

應縣木塔「雜抄」第八頁第一個故事為王氏入地獄後，地藏菩薩教他誦偈而得返回世間的故事，其內容語句與法藏《華嚴經傳記》相應內容基本一致，只是應縣木塔本開頭沒有出現年代或年代不存，而結尾處又多出「既一偈之功，能破地獄，何況一卷、一品、一部之玄微，願思此偈，勉共傳誦」一句，此句內容又用到胡幽貞《華嚴感應傳》的影響，以突出持誦偈語和一部《華嚴經》的功德，可以確定木塔本內容出自法藏本。應縣木塔本所言王氏入冥，在《纂靈記》中為王幹入冥誦偈，而在胡幽貞本和黑水城本則是郭神亮入冥誦偈。偈語也作了改動，又與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的偈語相同，二者偈語出自八十卷《華嚴經》「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第十六」之「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而與《纂靈記》、胡幽貞本所用六十卷《華嚴經》偈語不同。確定木塔本出自法藏本《華嚴經傳記》「諷誦第七」中的內容。

第二個故事，師子國僧伽彌多羅，唐高宗時來到東土，化度眾生，往清涼山禮教文殊師利，至太原寺，見諸僧讀《花嚴經》，歡喜讚歎，說此經功德難思，有人讀此經，以水掬掌，水沾蟲蟻而捨命者，皆得生天。何況受持讀誦，觀察思惟，獲福無量。可確定此故事出自法藏本《華嚴經傳記》，只是缺少了麟德（664-665）之初年。語言表述比胡幽貞本和黑水城本複雜，胡幽貞和黑水城的時間改為唐總章元年（668），沒有出現具體僧人名稱，只為「西域有三藏梵僧，來至京洛」。確定木塔本出自法藏本《華嚴經傳記》「轉讀第八」中的內容。

第三則故事講中天竺求那跋陀羅（功德賢）易首講《華嚴》，法藏《華嚴經傳記》比較詳細地記錄了求那跋陀羅由小乘改信大乘，與《華嚴經》有緣，然後隨舶泛海來中土，途中遇到風暴，他稱念觀音救度一船人，以及從廣州上岸後得



到劉宋皇帝、大臣禮遇，為了講誦《華嚴經》再次祈願觀音，異首領悟宋言而講《華嚴》和協助平定叛亂之事等。胡幽貞《華嚴感應傳》則把東晉支法領於闐取來《華嚴經》，佛陀跋陀羅與鳩摩羅什的關係，及佛陀跋陀羅與惠業、惠嚴、惠觀等，在建業謝司空寺等翻譯《華嚴經》，翻譯完畢之後，劉宋皇帝請求那跋陀羅講說《華嚴經》，因他初到漢地不久，未通方音，才有異首講《華嚴經》的故事。胡幽貞本出現了東晉元熙二年（420）六月十日譯畢，後至劉宋太宗永初二年（421）十二月二十日等年代。而木塔本則用簡單語言講述功德賢來至唐國，受禮遇，異首講《華嚴經》的事蹟，其他細節基本省略，其中木塔所記「唐國」或記載錯誤。雖然木塔本比較簡單，但內容應出自法藏本《華嚴經傳記》「講解第六上」。黑水城本未選此靈驗故事。

第四則故事講述道英弘傳《華嚴》祈雨故事。法藏《華嚴經傳記》也是詳細地記載了道英一生弘法事蹟，如道英年十八娶妻，同床五年，誓不相觸。後隨並州法師聽《華嚴經》出家，隋開皇十年（590）入太行山柏梯寺，修行止觀，在京住勝光寺，坐禪修心。道英遇乾旱，講《華嚴經》祈甘澤，海神聽經，得祈雨成功，恩澤眾生。木塔本只是突出了道英出家講《華嚴經》和氣候乾旱，講經祈雨的故事。胡幽貞本、黑水城本都沒有收錄道英祈雨的事蹟。也可確定木塔本還是出自法藏《華嚴經傳記》「講解第六下」。

通過上述比較，可以確定木塔所存相關華嚴靈驗故事出自法藏《華嚴經傳記》或以其為底本的簡化本，而不是出自慧苑《纂靈記》、胡幽貞本《華嚴感應傳》等。

應縣木塔始建於遼道宗清寧二年（1056），在金、元、明進行增修和重修，結合所出塔牌題記等，推斷「《遼藏》開始雕刻於遼聖宗朝（983-1031），因應縣木塔主佛像的年代晚於建塔年代，文物入藏時間應在遼末金初」。<sup>16</sup>同時結合現存《顯密圓通成佛心要》曾引用《纂靈記》記「今此兩宗，准《纂靈記》並義淨傳說，自如來滅度已後，時人不聞不知（不聞顯圓不知密圓），至龍樹菩薩七百年中出世，雙弘顯密圓宗，方乃流行人世」<sup>17</sup>的內容，我們曾考證，遼道宗清寧二年（1056）《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已經集錄。<sup>18</sup>這些資料說明遼代曾存法藏《華嚴經傳記》、慧苑《纂靈記》和胡幽貞《華嚴感應傳》等版本，而木塔遺存的民間抄本受法藏《華嚴經傳記》。

<sup>16</sup> 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主編：《應縣木塔遼代密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頁19。

<sup>17</sup> （遼）道[厄\*爻]集《顯密圓通成佛心要》卷下，《大正藏》冊46，號1955，頁1004中欄。

<sup>18</sup> 崔紅芬、文志勇：《俄藏黑水城〈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考論》，韓世明等主編《遼金史論集》（14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308。

遼、西夏、北宋對峙存在，唐代華嚴靈驗記故事對西夏、遼都產生了很多影響，卻在不同政權境內產生了不同版本。遼本《華嚴經感應傳記》與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屬於同時代的作品，它們之間存在一定差異，但也有相同之處。

首先，不論是木塔本還是黑水城本，它們都是一個簡本，是西夏、遼代信眾根據流行的不同版本摘錄了不同內容。遼木塔本不全，僅四則故事，為摘抄自法藏《華嚴經傳記》「講解第六上」一則、「講解第六下」一則、「諷誦第七」一則、「轉讀第八」一則。遼待信眾對法藏本摘抄和改造，表述相對簡單，最出土的特色是木塔本四則華嚴靈驗故事都沒有出現時間，以彰顯靈驗故事的普及性。

而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的故事摘抄自胡幽貞《華嚴感應傳》，語言表述更加簡練，根據殘存內容，黑水城本與木塔本摘抄故事僅有兩則相同，黑水城本講郭神亮入冥，而遼木塔本則是王幹入冥。

其次，不論是木塔本還是黑水城本，語言表達都趨於簡單，它們都突出靈驗感應故事的神奇功效，而對史實不再關注，幾乎全部刪除。如果說黑水城本還比較遵守胡幽貞的時間，那木塔本摘抄就更加隨意，基本未出現相關時間。

第三，黑水城本與木塔本相同之處即是在郭神亮或王氏入冥誦偈的偈語是相同的，為「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它出自八十卷《華嚴經》卷 19「夜魔宮中偈贊品第二十」，與宋《宗鏡錄》所應王氏入冥後誦偈語相同。這一情況說明，隨著實叉難陀八十卷本《華嚴經》的翻譯而得到廣泛流傳，宋、遼、西夏時期，僧侶或信眾將華嚴靈驗記的內容適當地進行調整和修改，也反映出西夏文八十卷本《華嚴經》、四十卷本《華嚴經》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是西夏、遼時期流傳的主體。

西夏《華嚴經普賢行願品》非常流行。唐貞元十二年（791）至十四年（793）般若在長安崇福寺又翻譯完成了四十卷《華嚴經》，東都天宮寺沙門廣濟譯語，西明寺賜紫沙門圓照筆受，太原府崇福寺沙門澄觀詳定。可以說胡幽貞《華嚴經感應傳》傳至西夏仁孝時期，內容增補的情況不大。隨著四十卷本《華嚴經》最後一品《普賢行願品》單獨出來流傳並傳入西夏境內，西夏人把流行的《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和華嚴感通故事刊刻在一起，在法會上散施流傳，說明二者在西夏信眾中流傳非常廣泛。

第四，黑水城本和遼木塔本的每一靈驗故事都有主題和下文的解釋，黑水城本存「十種受持」、「誦一偈，破鐵城之極苦」、「天帝請講」、「才觀奧旨，知思議之難窮」、「乍聽靈文，弘小典而何及」、「上聖同推，下類難知」、「以少方便，功越僧祇」、「但聞其名，不墮修羅之四趣」、「法界圓宗，真如勝樣」、「昇天而能退

強敵」、「修禪習慧，冥通九會之中」、「此典幽玄，不可妄傳」、「水洗持《華嚴》人之手，諸類承著，命盡生天」、「非大非小，塵塵諦了」、「金光孕於口中」、「紅蓮生於舌表」，而遼木塔本有「初一偈之功能破地獄者」、「盥掌之水，尚拯生靈者，即僧伽彌多羅」、「華梵通韻者，是中天竺人功德賢」、「不運菩提心，只憑海神聽，而時雨傍流者，即僧道英」，這些內容基本是對故事內容的提煉，其形式應受到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的影響，遼木塔本直接照搬過來。西夏人也借鑒這種形式，只是對內容提煉用詞與澄觀有所不同。如澄觀「升天止修羅之陣者，即般若彌伽」，黑水城本「天帝請講」；澄觀「盥掌之水，尚拯生靈者，即僧伽彌多羅」，黑水城本「水洗持《華嚴》人之手，諸類承著，命盡生天」；澄觀「初一偈之功能破地獄者」，黑水城本「誦一偈，破鐵城之極苦」等。這種形式與法藏《華嚴經傳記》、胡幽貞《華嚴感應傳》完全不同，這也說明西夏、遼時期，境內既有唐不同版本華嚴感應傳記，也有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等流傳。

綜上所述，佛教靈驗故事伴隨著佛教流傳而傳播，由佛教僧侶或信眾整理傳抄，至唐出現了法藏《華嚴傳記》五卷、弟子慧苑修飾為《纂靈記》五卷、慧英簡為《華嚴經感應傳》二卷和胡幽貞有重新整理為《華嚴感應傳》等版本。它們在傳承過程中或佚失或對後世西夏、遼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們分別將黑水城本、木塔本與唐不同版本等進行比較，確認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是西夏信眾依胡幽貞本輯錄的簡略本；而應縣木塔存遼《華嚴經感應傳記》是遼信眾依法藏《華嚴經傳記》摘抄簡略本。黑水城《華嚴感通靈應傳記》與《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一起刊印流傳，其內容完整，版式有三種，刊刻散施的年代集中在仁孝天盛、乾祐年間。此外，黑水城西夏刻本《華嚴經普賢行願品》還與《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黑水城金刻《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與《四分律七佛略說戒偈》、《大乘起信論立義分》等一起刊刻傳播，這對瞭解西夏、遼、金時期佛教發展狀況，及與唐代佛教的淵源、古人的宗教情感和民眾信仰等有重要研究價值。

